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三十七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憲宗元和元年　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正月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

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元奕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筯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胡氏曰嚴礪先拔劍州故高崇文因以鼓行入蜀礪之功爲不可揜矣三月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

削奪劉闢官爵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綏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五月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庚子崇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闢眾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秋七月癸丑崇文破劉闢之眾萬餘人於元武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九月壬寅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眾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震懼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闢壻蘇彊士卒降

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貨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西川中江以西至遂界東川中江以東嘉陵江以西三川欲兼山南西道也長武城在長武縣防秋地也斜谷在郿縣駱谷在盩厔縣同會於興元

興元漢中府也梓州潼川府也劍州入蜀之要害西南過臨邛卭梓州夾閬州保甯府也在劍州東南二百二十里西南至潼亭一百里鹽亭西南至梓州一百里鹿頭關在德陽縣北漢州在德陽西南入十五里綿州注云當作縣竹是也石碑谷在縣竹縣南元武今中江縣神泉今安縣縣江欄在漢州按崇文兵以神速勝

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杜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爲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未幾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夏綏今榆林府綏德州也天德軍在河套北今吳喇特旗界

二年　夏蜀既平胡氏曰夏楊惠琳蜀劉闢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

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爲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既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幄中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臠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臠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詬詈將殺之錡陽驚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鎭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鎭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邱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

于治石頭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
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
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爲姚志安所敗生致於
錡具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會錡敗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
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徵宣
武義甯武昌兵胡氏曰此時無義甯軍新書作武甯當從之幷淮南宣歙兵俱出宣
州胡氏曰淮南兵與宣歙兵會於宣州界乘上流之勢以臨京口是時宣州之地北盡當塗至江滸江西兵出
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
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
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
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
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爲隨之族滅

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為福乎眾悅許諾卽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幷其子師回腰斬之鎮海今大江南浙江西也睦州今嚴州府宣武汴宋也武甯徐州也武昌鄂岳也淮南揚州也宣歙宣歙池也江西道治南昌府信州廣信府浙東道與鎮海分浙江水宣州甯國府宣城其治也

三作　臨涇鎮將郝玼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

市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臨涇今鎮原縣在固原州東
四年上欲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德棣
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幷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
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
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
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
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
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
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
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
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

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
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
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
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
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
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
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
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
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
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
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
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

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胡氏曰絳等之言後無不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胡氏曰此時未改恒州爲鎮州史以後來所改州名書之耳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

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
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
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
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
則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竊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
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
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
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
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
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甯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
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閒而取笑於萬代之
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

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

五年　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王承宗戰屢敗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死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爲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遛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鎭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痛惜者二可爲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卽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卽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

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彊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卽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

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截其首尾戢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爲陛下深憂者二也新市今新樂縣樂壽今獻縣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與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胡氏曰凡行軍各有號以相識別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胡氏曰時吐突承璀總行營兵屯邢趙界邢州昭義巡屬也度支芻粟不能遠致以給行營就昭義市糴故盧從史得高其價以牟利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言爲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允等款要垍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很必將爲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都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與大兵未可

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璀盛陳奇玩覩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三月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璀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烏重允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上嘉烏重允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允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鎭昭義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允句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胡氏曰五州澤潞邢洺磁要害者於我爲要於敵爲害魏博恆幽諸鎭蟠結胡氏曰魏博一鎭恆一鎭幽一鎭謂之河朔三鎭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洺入其腹內胡氏曰邢州臨趙境磁洺臨魏境其界犬牙相入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曩爲從史所據使

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允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爲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爲重鎮留後爲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己是朝廷牧伯重允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爲伍且謂承璀誘重允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宏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允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帥不由朝廷故啓其邪心終成逆

節今以重允典兵郎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允之得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況重允所以能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允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允獨爲主帥移之他鎭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允爲河陽節度使元陽爲昭義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順德邢州也北至趙州臨城縣界九十里廣平洺州也東南至大名府治百二十里故昭義一鎭爲太行以東之要害驩州在今越南國

六年　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爲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鈔人不得息惟簡以爲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時吐蕃界極於平涼淸水故隴州與接壤

七年　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初季安娶洺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爲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清鎮將將欲殺之興陽爲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卒召田興爲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

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麤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嚮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鄰道所齏粉矣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

人兵者也上曰善他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
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
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
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
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
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按曰朕不用兵决矣絳曰陛下雖
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
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旣而田懷諫幼弱軍
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
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
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
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

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偰誅於外
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
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
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
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
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
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
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鎭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忠
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
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
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
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

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剖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

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証爲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恆遣遊客閒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宏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田氏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宏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於京師辛巳以懷諫爲右監門衞將軍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

四千八百頭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illegible]

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泌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胡氏曰京西鳳翔秦隴原涇渭也京北邠甯丹延鄜坊慶靈鹽夏綏銀宥也）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胡氏曰唐神策鎮兵分屯於外皆屬左右神策中尉）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　秋七月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時受降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況天德故城僻處确瘠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援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軍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胡氏曰緣私者並緣公役之名而私使之）聚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自餘稱是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

加按閦會絳罷相而止此中受降城也城在今蘇尼特河側故有河患天德城在其西北三百餘里今吳喇特旗之西不衝不要惟遠於河耳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儲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烏蘭橋即綏遠縣之會甯關橋在其側大河上渡河而東即朔方軍

九年　閏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鈔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宏正以魏博歸附吉甫以爲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宏正歸順則河

陽爲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允
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宏正檢校右
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宏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喜也
九月庚辰以洺州刺史李光顏爲陳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馬
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爲壽州防禦使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
使袁滋爲荊南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
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
惡之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
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
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爲輟朝但易環蔡諸鎮
將帥益兵爲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圬射堋淮西宿將董
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爲謀主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

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宏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乙丑命內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監其軍彰義節度申光蔡今汝甯府申今信陽州光今光州茶山在霍山縣壽州在其北淮水南岸陳在蔡北忠武軍統陳許二州荊南治江陵府在蔡西南汝州在蔡西壽州在蔡東所謂環蔡境也餘皆今縣名

十年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於磁邱卻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

團練使令狐通爲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爲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卽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櫜鞬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三月元濟遣使求救於恆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

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
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
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
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
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
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
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羣臣多
請罷兵上不許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
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
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
言以為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
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

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旣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淮西兵晨壓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爲知人上自李吉甫卒悉以用兵事委

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李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卽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爲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傔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

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橑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恆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恆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

賊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宏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他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賚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宏為淮西諸軍都統宏樂於自擅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宏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遣之使者先致書光顏大饗將士使者進妓

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宏請命眾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允敗淮西兵於小溵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慈邱在泌陽縣西唐州今唐縣昭州今平樂府安州今德安府時曲在商水縣西南靖安坊在安上門街東通化坊宋敏求作興化坊在含光門西小溵水即小溵水在商水縣固始今沈邱縣

十一年　春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鏉山己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

級焚二柵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允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三千級五月壬申光顏重允又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已酉霞寓退保唐州上責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秋七月貶霞寓爲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傅以河南尹鄭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袁滋爲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爲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郾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九月李光顏烏重允奏拔吳

元濟陵雲柵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眾拔六柵時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十一月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千餘級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十二月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隨鄧節度使初置淮潁水運使揚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於郾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鐵山在沈邱東朗山即朗陵山在確山縣陵雲柵在商水西南郾城東北鐵城在遂平縣西石越在陵雲之南新興柵在遂平西南胡氏據舊史云時運米泝淮至壽州四十里入潁口又泝潁至沈邱五百里至項城又五百里入溵城又三百里輸於郾城得米五十萬石麥五百萬束按里數未確

十二年　春正月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

困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
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
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
特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
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鄂
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
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皋
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
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
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
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吳秀琳以文城
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

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胡氏曰質其家於唐州則其攻城之士心不敢懷反側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溵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胡氏曰時都畿及唐鄧皆募土人之材勇者爲兵以討蔡號爲山河子弟置十將以

領之按唐蔡交兵凡境上要地處處置守所謂馬鞍山路口糧圖不可盡詳其處而強爲之注也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嬀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嬀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游弈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

子對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丁丑愬遣方城鎮遏使
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
險易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
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
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
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
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
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
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
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
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
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

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胡氏曰牙隊者節度使牙號六衙從之隊猶今之簇帳部）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胡氏曰時山南東道分爲兩鎮之八州精銳盡抽選赴唐州使之攻戰）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欣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

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秋七月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眞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八月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鎭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

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

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留兵守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胡氏曰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帥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牒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

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尙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

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眾庚申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胡氏曰裴度既入蔡李愬還軍文城此皆是識體統處又非諸帥恃功欲專地爲私利者比也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

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宏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

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於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眾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出是眾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

而目與僕妾遊戲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宏兼侍中李光顏烏重允等各遷官有差文城柵在上蔡西南遂平東北移陵關在麻城西北申州信陽州也宜陽柵在唐縣東馬鞍山路口柵查牙山疑皆在遂平縣界青陵在西南洄曲即時曲在商水西南治鑪城在遂平縣查牙山東白狗汝港皆在正陽縣楚城在汝陽西南方城今裕州青喜城乃青臺城之誤在唐縣北張柴柵在文城柵東六十里又東則興橋柵渡水鎮即商水縣吳房遂平縣也鄖城南有花口鎮其南爲五溝又南則洄曲興安門大明宮南面西頭門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引兵出境纔五里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恆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六鎮者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也

十三年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為武甯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甯橫海兵共討之十一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允為橫海節度使先是田宏正請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胡氏曰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魏博與滑州以河為界兵至滑州為已出界唐中世以來命藩鎮兵征討已出境爲發糧皆仰給於度支惟裴度用兵於東平李德裕用兵於上黨知其弊有以制之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胡氏曰一棲不兩雄又有賓主之形疑阻或生何事不有其患豈止於遷延之役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宏正將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十二月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

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武甯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乙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也既失之其刺史驛騎告急左右不爲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武甯軍徐州也宣武軍汴宋也魏博軍大名也義成軍滑州也横海軍滄州也黎陽濬縣也陽劉在東阿縣陽穀故城在今縣城東北三十里鄆州東平州也金鄉今屬濟甯州

十四年　春二月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宏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

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賂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邱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備不可怱怱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

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順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人城

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胡氏曰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衞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宏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皆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宏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功成之

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宏正進據已營宏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宏正營宏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

橫海節度使烏重允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曏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允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允處之得宜故也胡氏曰史言反側之地擇帥不可不詳按橫海軍統德棣滄景四州德滄景皆今州名棣州今武定府

是歲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無何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殺獲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

穆宗長慶元年　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請除張宏靖爲節度使平薊嬀檀爲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觀察使宏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宏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盧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

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宏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宏靖朱克融等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宏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宏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眾之中燕人訝之宏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

緡賜將士宏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胡氏曰撫柔荒獷宜流德化適其俗修其政者易為功駭之以其所未嘗見懼之以其所未嘗聞鮮不速禍按幽今順天府涿今涿州營州已昭寄治幽州城中平今永平府薊今薊州嬀今懷來縣檀今密雲縣瀛今河間府莫在今任邱縣北

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以白宏靖宏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宏靖貨財婦女囚宏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塤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宏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宏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為留

從泂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爲之衆從之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

初田宏正受詔鎭成德自以久與鎭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鎭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以爲魏鎭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宏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宏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宏正輦魏鎭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尙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

殺宏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幷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遣
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於
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
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
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
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
史吳暉不知所在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
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宏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
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寗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
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
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
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

庭湊元翼以劍帶衘於軍報曰願盡死怨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於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莊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胡氏曰以田布所爲宜可以得魏卒之心而卒不濟者人心已搖而布之威略不振也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

横海深冀易定等道論以軍期已丑以裴度爲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冬十月以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爲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爲成德節度使横海節度使烏重允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允獨當幽鎮東南重允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以杜叔良爲横海節度使徙重允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一月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卽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

而朱克融全張宏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

二年　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胡氏曰史言唐宦者陵轢守禦捍敵之臣使之失守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鎭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胡氏曰深州西南皆通於王庭湊惟恃弓高以通橫海之師弓高既陷糧道遂梗九域志弓高東至滄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深州二百里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顔將諸道勁兵約三

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解深邢重圍胡氏曰當作深州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唯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祇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以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

宜曰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若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
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
許卽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
慮參而念之疏奏不省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
盡爲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
院（胡氏曰此時供軍院置於行營者謂之北供軍院度支自南供軍院運以給之）在途爲諸軍邀奪其
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宏正在魏善視牙
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
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
幽鎭本相表裏及幽鎭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鎭軍於南
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鬭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
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

廷今尙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尙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顔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尙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卽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卽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顔元翼不然者忠臣義士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故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鎭連結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

儆爲橫海節度使日儆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

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朔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允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弓高今景州下博今深州六州魏博貝衛道相也

三月武甯節度副使王智興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鎮節度使崔羣忌之奏請即用智興爲節度使否則召詣闕除以他官事未報智興亦自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兵先歸入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興不從乙巳引

兵直進徐人開門待之智興殺不同己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拜伏曰軍衆之情不可如何爲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皆素所辦也遣兵衛從羣至埇橋而返遂掠鹽鐵院錢帛（胡氏曰埇橋有鹽鐵院）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胡氏曰史言唐下陵上替無復紀綱按埇橋在汴河上故諸道進奉船由之）

初張宏靖爲宣武節度使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繼之性奢侈賞勞既薄於宏靖時又峻威刑軍士不悅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卽帳中斬瑗頭因大呼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李㝏爲留後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皆以爲宜如河北故事授李㝏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

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潁三州各上奏請別命帥上大喜以逢吉議爲然遣中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請以將軍徵𢊍入朝以義成節度使韓充鎭宣武充宏之弟素寬厚得衆心脫𢊍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丙午以李愿爲隨州刺史以韓充爲宣武節度兼義成節度使徵李𢊍爲右金吾將軍𢊍不奉詔宋州刺史高承簡斬其使者𢊍遣兵二千攻之陷甯陵襄邑宋州有三城賊已陷其南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𢊍屯尉氏兗海節度使曹華聞𢊍作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𢊍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丁巳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斬獲二千餘人八月甲子韓充入汴境軍

於千塔武甯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衆逃去壬申韓充敗宣武兵於郭橋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初李㝏既爲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爲腹心及㝏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㝏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敗㝏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臥於家丙子質與監軍姚文壽擒㝏殺之詐爲㝏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㝏四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即命罷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癸未以韓充專爲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爲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爲兗海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爲右金吾將軍韓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幷父

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胡氏曰除亂而去其根則亂無從生矣按襄邑今睢州于塔郭橋皆在開封北萬勝鎮在中牟

敬宗寶歷元年　昭義節度使劉悟卒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朝廷得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為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効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

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効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齎兵刃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